

落

叶

集

冯其庸 ● 著

学术随笔文丛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叶集/冯其庸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3

(学术随笔文丛)

ISBN 7-5004-2044-7

I. 落… II. 冯…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97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08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出版前言

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代都不乏硕学鸿儒，他们常常在精心编撰鸿篇巨制的同时，往往又举重若轻地写一些随想录或笔记式的短篇。鸿篇巨制固然能成为传之后世的不朽名作，随想录式的短篇同样会成为“千秋绝调”。学术文章不以长短论高下，古今皆然。明代学人袁中道曾谓：“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可见，“高文大册”与“小文小说”，各有其价值和特色，其卓异者，皆谓中华学术之瑰宝。

我国当代的著名学者，大多继承了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于潜心研究撰写大部头专著的同时，也常有思想闪光与真知的发现，或在探研学术问题的深邃思考中，形成稍纵即逝的真理颗粒；或在对各种书籍的“序”、“跋”中，阐发个人对学术问题的独见；或在博览群书时，考释出对某人、某事、某书的真谛……这无疑都是学术研究中的宝贵结晶。对此，学者们也常率尔命笔，以随思录的形式形诸文字。倘能将这些文字汇集成册，当能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交流，给众多学人与广大读者以启迪。

近年来，在图书出版界出现了“散文热”，但多属文艺性散文，而学术随笔尚不多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向以出版高层次学术

FFPS/27

著作为特色，根据我社的宗旨，特组编了《学术随笔文丛》（以下简称《文丛》），以繁荣图书出版。

《文丛》的特点，着意在“学术”与“随笔”上，即文章的内容须是学术性的，但并非长篇学术论文，而是短小精悍的随笔形式，且具有思想性、知识性与可读性；文风要清新、简炼、洒脱、活泼，富有文采，但又非一般文艺性散文。它既区别于现时出版的学术论集，又不同于文艺散文创作。

《文丛》的内容，力求丰富多采，涵盖面广，包括学术短论与考辨；读书札记及学术论著的“序”、“跋”、“评”；治学心得体会；学术人物的回忆与怀念；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师友往来书信；学坛掌故轶闻；……等等。

《文丛》的篇幅，每本大致在 15—20 万字之间，以免篇幅过大。这样既促作者慎重选文，以保证该书的质量和特色，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并减轻购书时的负担。

《文丛》各集所收文稿，以散见于报刊上发表过，既有价值而读者又难寻觅，以及未曾发表过的文稿为主。对已结集出版过的文章，尽可能不选。此乃针对时下某些结集出版过的同类读物，同一作者相同的文章，刚编入此书，旋又编入彼书，读者对此已深为不满，《文丛》将尽量避免这种重复出版的现象。

《文丛》第一辑，首先组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有影响的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以后还将扩大遴选中青年优秀学者的书稿。无论是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学者，《文丛》都将坚持高层次、高质量，以使《文丛》的出版对学术发展和文化积累有所裨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

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我的专著、专题论文集以外，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其中有专论，也有读书随笔、叙跋，特别是有一部分怀念和追忆学术界的前辈，艺术界的前辈和好友的文章，同时也有几篇记述年轻朋友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散见各处，有如落叶，这次趁结集之机，把它扫到一块儿来了，所以就干脆为这个集子取名《落叶集》。

我自初中时代开始学习写作，高中一年级学习写诗，第一首诗是湖山诗社的张潮象、诸健秋先生命作的，张老是著名词人，别署雪巅词客。诸先生是老画家吴观岱的大弟子，是无锡有名的画家。那是40年代初，当时我20岁左右，在当地的报纸《大锡报》上发表了一些词和短文，我现在还有剪报，可惜把年月剪掉了，一时难以查出确切的时间。我有一篇有时间的文章题目叫《澄江八日记》，是1947年11月20日《大锡报》发表的，当时我23岁。这篇文章是调查清兵入关后江阴屠城的事迹的，我当时在江阴还找到了不少遗迹，四眼井、玉带河、明伦堂等都还在，所以我写了这篇调查文章。非常有意思的是到我编这本集子时，我收在本集第一篇文章《瀚海劫尘》序，又是一篇调查历史的文章，从1947年的《澄江八日记》到今天，刚好整整50年，而我写作的基本道路还是作社会的、历史的调查研究。我认为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颠扑不破的，不管你多么聪明，不尊重历史总归是不

行的，有些人喜欢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借以唬人，殊不知唬人是唬不了的，但却为他自己增加了一叶历史，而且这是洗也洗不掉，躲也躲不开的，一切功与过，一切善与恶，到头来都要归入历史，归入历史以后，社会如何评量那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有人喜欢巧舌如簧，有人喜欢贼喊捉贼，有人还善于倒打一耙。殊不知这一些也会统统归入历史，被人用镜子照出来，原先这种“喜欢”和“善于”是用来对付别人的，但转过来又变成了自身的供状。所以人还是为善的好，于人于己都好，为恶则于人于己都不利，这只要稍稍按一按事实就可明了了，无需多说。

我读书比较杂，兴趣又比较广泛。因而读得不精，研究得更不深。我现在早已过了古稀之年，但现在方觉最好能让我重新当学生，从头学起，该有多么好啊！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太丰富了，一个人一辈子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最好是两辈子学习，但哪能有两辈子呢？抓紧这一辈是最实际。

近十年来，我五次去新疆，而且必到南疆的大沙漠，我去年上 4900 公尺的帕米尔高原红旗拉甫，一路上乔戈里峰、慕士塔格峰迎面而过，我到了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这是玄奘当年住过的旧城，虽然已经颓废，但垣墙林立，都是当年故物，一路上经过湍急的徙多河，那是玄奘当年经过的地方啊，看这滚雪一样的急流，好像仍是当年的逝波。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胡杨林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由于塔里木河上游河水的枯竭，影响到下游大片胡杨林的枯死。我看着那些枯死的胡杨和将死的胡杨，真是惊心动魄。胡杨是沙漠中有名的英雄树，它成长一千年，死后直立不倒一千年，倒后不朽一千年。我看到的胡杨林，简直就是一片古战场，将军们作各种各样的姿态英勇地直立着，地上则是遍地倒下的战士，一眼望去望不到头，我说简直可以写一篇新的《吊古战场》文。

我在本集里收了好几篇怀念师友的文章，我认为人生除了事业以外，就是朋友，有多少艰难困苦，朋友可以给你理解，给你援助，有多少欢乐，朋友也可以与你共享，至于学问上的切磋琢磨，更可以得无穷之乐。可是十年来，我连续失去了好多位真诚的朋友和尊敬的师长，使我顿时感觉到寂寞，感觉到“江山空蔡州”！

这部集子是在草草中编出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未能编入，好在落叶是永远扫不完的，那末让它飘零也是很自然的，一切总以自然为好。

冯其庸

1996年11月23日，于京华瓜饭楼

目 录

序.....	(1)
--------	-----

文化寻踪篇

《瀚海劫尘》序	(1)
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	(7)
一个持续五千年的文化现象	
——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	(20)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几点随想	(33)
关于服饰文化	(41)
关于中国的陶文化、茶文化及其他	(46)
宜兴的紫砂艺术	(54)
关于舞蹈文化	(58)
汉画的新生	(63)
中国古代壁画论要	(65)

艺林人物篇

回忆郭沫若同志	(75)
语可诲人，光可鉴物	(80)
秋明翁墨迹卷书后	(96)
读王蘧常先生的书法随想	(98)

怀念朱东润老师·····	(103)
我与刘海粟大师·····	(108)
辛苦追求到百年	
—— 纪瞻老人百岁画展读后·····	(123)
画苑神仙 人间寿星	
—— 祝朱纪老百五画展·····	(136)
送别周怀民先生·····	(140)
《周怀民画册》序·····	(143)
意在画外	
—— 论石壶·····	(147)
蒋风白先生画展序·····	(155)
淡烟疏雨里 山色有无中	
—— 读尹光华画展·····	(156)
《史秋鹛画集》序·····	(160)
艺坛瑰宝 稀世之珍	
—— 看《大阪市立美术馆藏中国书画珍品展》·····	(162)

小说戏曲篇

世界文库本《红楼梦》序·····	(168)
《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	(172)
‘92 扬州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序·····	(175)
’96 辽阳全国《红楼梦》研讨会开幕词·····	(178)
《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自序·····	(181)
曹雪芹小传·····	(191)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序·····	(193)
校注《金瓶梅词话》序·····	(196)
读《〈金瓶梅〉及小说戏曲比较研究》随想·····	(199)

读金庸·····	(206)
《金庸研究》叙·····	(213)
关于侠文化·····	(217)
读《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	(222)
四十年梨园忆旧·····	(227)
四十年来第一春·····	(243)
珍惜和发扬京剧艺术	
——迎徽班进京二百年·····	(246)
无限沧桑哭慧良	
——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的40年交往·····	(248)
《中国一绝》序·····	(256)
《阮堂诗词选》序·····	(263)
《中华艺术辞海》序·····	(266)
《文艺源流辞典》序·····	(268)
后记·····	(270)

《瀚海劫尘》序

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可说其来已久。最早是抗战时失学，在家种地，读到了李颀、高适、岑参等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使我大为惊异。从此在我的心里就一直存着一个西域。那时我十四岁。

抗战胜利后，我读到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实震撼了我的心魂。私心窃慕，未有穷已。窃以为为学若能终身如此，则去道不远矣；为人若能终身如此，则去仁不远矣！此时我正在临《圣教序》，《序》文描述玄奘西天求经所历艰难说：

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蹶霜雨而前踪。

对照着《传》里写到玄奘所经种种艰难，我更深深敬佩玄奘排除万难的伟大意志力！所以我得出一条启示：不有艰难，何来圣僧？我认为这种种艰难，恰恰成为了造就这位伟大佛学宗师的条件。因为世间的事物，往往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抗战胜利后，我得到了读书的机会。我酷好文、史、地，也喜欢哲学，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学问。我发现原来这许多学问，实际上都是相通的。之后，我读书与年俱增，1948年毕业后，我仍像在校的学生一样，勤读不辍。我渐渐地悟到，读书就是追求真理，这就与玄奘的追求佛典精义，道理上是相通的；我还悟到任何真理都是实在的，而不是虚幻的，那些说得天花乱坠而空洞无据的东西，是否是真理，首先应该怀疑，至少应该求证，而不能轻信，更不能盲从。

在读书中，我特别喜欢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有些从字面上无法确知的东西，往往实地调查后就明白了。所以从中年以后，我就注重实地调查。在干校期间，我利用每年一个月的假期，去“游山玩水”，我自己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我向往中国的大西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强盛！而强盛之途，除了改革、开放、民主、进步而外，全面开发大西部是其关键。从历史来看，我们国家偏重东南已经很久了，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样伟大的民族，岂能久虚西北？回思汉、唐盛世，无不锐意经营西部，那末现在正是到了全面开发大西部的关键时刻了！因此我们应该为开发大西部多做点学术工作，多做点调查工作。

1986年秋天，我终于得到了去新疆的机会，于是玄奘的身影又蓦上我的心头。这次，我调查了在天山以北的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城在吉木萨尔以北，过去称金满城。我也调查了吐鲁番交河、高昌故城，在这些地方，我都尽情地拍摄了不少镜头；尽管我并不精通摄影，但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我从乌鲁木齐乘长途汽车经达坂城、去库车时，要经过几百里的旱沟。两边皆高山，寸草不生，中午烈日，如在火胡同中行走，此种奇景，虽然行程艰苦，但确是见所未见。经焉耆，也就是《大唐西域记》里所说

的“阿耨尼”国。玄奘当年曾在此渡开都河。我等汽车一停，立即奔到河边，借着落日的余晖，拍得一景。半分钟后，太阳就沉下去了，我能留此一景，实感侥幸！

我在库车，尽情地饱览了古龟兹国的风光。玄奘西行途中，曾在此停留六十余日，以待凌山雪消。龟兹古盛伎乐，至今我们还可以从克孜尔千佛洞得到印证。龟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特异的山水，有的似惊涛，有的似巨刃，有的似仙宫。其色彩则五色斑斓，要不是去亲自观看，就不会知道世界上有如此奇特的山水，我曾题诗云：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在龟兹停留一周，因急事赶回北京。但从此我的心中又多了一处放不下的地方。我年年都想再去，因为我觉得龟兹这部大书，我刚打开，还没有细读。

最痛快的是1990年秋天，我因拍摄“中国古丝绸”电视片的任务，9月25日从西安出发，到第二年1月8日才回北京，大半个严冬我都在祖国大西部的戈壁沙漠中度过，虽然正是有时“惊砂夕起，空外迷天”，有时“积雪晨飞，途间失地”，但是我却“心中别有欢喜事”，一切的“苦”反成为我的“乐”。例如我们在敦煌，要去玉门关，没有交通，连道路都没有，一入戈壁，就是四顾茫茫，不知东西南北。但我却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是奇遇。在唐诗里，在古书里多少次读过了玉门关，但不知是何模样，现在可以饱看究竟，纵有万难，也要看看这座“春风不度”的古关。终于我真正看到了这座“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汉代最西的边防关，而且它更是玄奘西行出“关”的“关”。玄奘当时西出玉门

关后，要过五烽。在第一烽偷度时就射来了飞箭，把他捉了回去。经过交谈，玄奘的伟大精神终于感动了烽上的“守捉”，反而帮他备足了水粮，送他上路。为此我也出玉门关往西，走了一段，想看看这第一烽在何处，当然现在是渺不可得了。

再例如我们离开敦煌的前夕，忽然一夜漫天大雪，天气严寒，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早晨起来见此情景，不顾严寒，我立即决定再去莫高窟拍外景，不管冷到何种程度，只要手指能动，就要把这座圣洁的莫高窟和三危山拍下来。因为这是上帝的赐予，岂可不取？于是我这本书里就有了难得的月牙泉的雪景。

尤其使我惊心怵目的是莫高窟这个艺术宝库，那些栩栩如生的彩塑和壁画让你如登仙界，你如对“他”凝神谛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他们也在向你拈花微笑。那些佛、菩萨、迦叶、阿难、弟子和力士、飞天，一个个神情专注，内心是那样坦诚、祥和、虔诚，这当然是举世无双的艺术；但这更是我们民族、人民的善良心性的写实，我感到它已经超越了宗教的界限，仿佛让你感到人应该具有这样美好善良的内心世界！

这样卓越的艺术境界，我在麦积山、炳灵寺得到了同样深切难忘的感受，我联想起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等地的石刻，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我在这座艺术殿堂里面对这些呼之欲活的艺术杰作时，我禁不住内心欢呼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文化！

去年秋天，我第四次到新疆，从伊宁翻越天山去库车。这两天翻越天山的行程，等于是我钻入天山的肚子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个够。尤其是在巴音布鲁克过夜，这是一个高山之夜，九月的天气，夜里已经冻得发抖。海拔4000米，月光亮得如白昼。半夜里我独自冒着严寒，走出院子，在大门外走了一转。万籁无声，觉

得严寒如两只巨臂，把我抱得紧紧的，而且越抱越紧。我挣扎着举目环顾，只见冰峰罗列，千形万状，我忽然想起东坡《宿九仙山》诗：“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我没有想到竟在此处得到东坡的诗境，心中的欢喜，莫可名状！

翻过天山，我终于重到了库车。这次最难忘的是我在驻军的帮助下，穿过了原始胡杨林，找到了塔里木河。过去我只是在地图上看到一条线，现在我总算看到这条著名的内陆河了。河水依然是这样莽莽苍苍，一望无尽；更有意思的是河边系着真正的独木船。这时我似乎感到历史又把我们拉回了多少个世纪。

我们好容易出胡杨林时，已经是月在中天，挂起了银色的纱帐。想不到四五个维族小伙子，煮好了羊肉，还在林子里等我们。见我们车到，欢呼雀跃，立即铺上了地毯，抬来煮肉的大锅，真是大碗吃肉，其味之美，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于是胡杨林里的这顿晚餐，就成为我永远值得夸耀的佳话了。尤其是那头顶上的月色，身畔的树影，还有比羊肉味更鲜美醇厚的维族同胞的纯情，虽然因为语言不通，不能交谈，大家只是默默地意会，但“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到此，似乎语言确是多余之物。分手已快一年了，我至今仍想着这片胡杨林，想着这一次胡杨林里的晚餐，想着这几位维族同胞，还有滔滔的塔里木河！

我依依惜别了库车的朋友，惜别了库车的山水，但在我的心里仍然与他（它）们订了后约。

我在喀什住在疏勒，据说这就是当年定远侯班超的驻地。历史往往会发出迷人的芬芳，我又一次闻到了这股醉人的气息。我又调查了从印度传过来的第一批佛教石窟——三仙洞，据说这是东汉的遗迹。可惜位于绝壁悬崖上，可望而不可即。

我在和田远望了昆仑山，还饱赏了和田的美玉，玉门关的名字就是因为这里的美玉而命名的。我在民丰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的边缘，看了尼雅河的落日。中秋之夜，我是在洛浦和和田两处过的，先在洛浦，当夜又赶回了和田。

我原计划是从民丰再向东到且末、若羌，然后再到敦煌，这样就把丝绸之路的南道走过来了。可惜时间不够用了，因此我只能再订后约。

我回顾我四次的新疆之行，恰好加起来是走过了玄奘西天取经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路程，虽然不可能亦步亦趋，因为玄奘当年偷偷出境，不敢全走大路，但大体路线是一致的；特别是出玉门关过五烽到伊吾，大方向仍然是现今的这条路线。此后的路线则更是清晰可辨了。

所以我非常庆幸我能把这条著名的路线走了一遍。我印这本书，也是为了把这一路的足迹留下来。

但我计划走的南线的最后一段还未走完，我仍要继续走完它。我离别和田时，有诗赠雒胜君云：

与君相见昆仑前。白玉如脂酒似泉。
莫负明年沙海约，驼铃声到古城边。

1994年7月23日夜2时雨声中

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

常书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前辈专家，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清理和研究，大半生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完全是为敦煌事业而献身。常先生这种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实在是我们后辈的楷模。

常先生在敦煌事业之外，更把目光投射到中国的大西部，即古代的西域、今天的新疆的石窟艺术，这更是难能可贵。这不仅说明常老的眼光远大，更说明常老治学上的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

从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来说，敦煌与新疆是不可分割的，新疆的石窟是敦煌石窟的先驱。所以研究敦煌而上溯到新疆石窟，这是十分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自1986年以来，连续去新疆作丝绸之路的调查、玄奘取经之路的调查以及石窟艺术的调查，前后一共去了五次。最长的时间是三个月，一般都在两个月左右。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年9月6日回来的。由于我亲自多次目见了这许多石窟的现状，以及丝绸之路、玄奘取经之路的现状，再来拜读常老的这部鸿著，就感到十分亲切。常老这部大著，从50年代写起，一直修改到70年代的最后一年，常老的这种孜孜不倦、刻意求真的治学精神，使我一边在翻阅拜读的时候，一边由衷地感到敬佩。我认为这是用求真知的精神来写的书，是用生命来写的书，我有幸能先睹为快，真是无上的荣幸。